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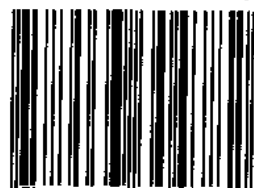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一二三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61/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二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 78300 圓

子部第一二三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諸子品節五十卷(二)

〔明〕陳深輯
遼寧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一

翼學編十三卷

〔明〕朱應奎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二一一

談資四卷

〔明〕秦鳴雷撰
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四六一

學圃薏蘇六卷

〔明〕陳耀文輯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五年東萊刻本

五四〇

諸子品節五十卷(二)

〔明〕陳深輯

遼寧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諸子品節

五十卷》提要

諸子品節卷之三 外

呂覽二

重言

齊桓公與鮑知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

曰莒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

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諱日之役者有執蹠蹠而

上視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

立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

立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

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

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

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善樂者鐘鼓之色也泯然清靜

者衰經之色也婉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

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婉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

之色也若曰云匪不吾所言者莒也舉臂而指所當

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性莒乎臣故言

之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

東郭牙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隱弗能隱

矣故聖人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唐何田子方老聃是

也

精論

聖人相諭不待言。有先言者。也。勝書說周公旦曰。狂小人衆。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周公旦曰。勿言。故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旦能以不言聽。此之謂不言之聽。不言之謀。不聞之事。

諸子節子三卷

呂覽

二

此言微言
不知不言
不言又不知
如知言

若以石投水。莫若孔子曰。没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莫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為可耳。白公弗得也。知謂則不以言矣。言者謂之屬也。求魚者。爭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淺智者之所爭。則末矣。此白公之所以死於法室。

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

此言微言
二事皆不言
以言

於衛無故。子易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意無言。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以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無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言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燭也。

諸子節子三卷

呂覽

三

前後四章
皆以不言
而動之事
人各情
自不可掩

塗為巢。弊邑寡君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三塗之山陸渾天子許之。朝禮使者事畢。客出。長弘謂劉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之也。劉康公乃假戎車卒士以待之。音果使祭祀先。因令楊子將卒十二萬而隨之。涉於棘津。襲聊阮梁蠻氏。滅三國焉。此形名不相當。聖人之所察也。長弘則審矣。故言不足以斷小事。唯知言之謂者可為。

離謂

言者以喻意也。言意相離也。亂國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顧其實。務以相毀。務以相譽。

妙品
市井無文
之世後之
起滅者漸
是

鄭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洧水甚大。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得死者。買之以告鄧析。鄧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夫傷忠臣者。有似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不得民。傷之。有功。得民。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之。人主之無度者。無以知此。豈不悲哉。比干

諸子書卷三

六品覽二

四

長弘以此死箕子。商容以此窮。周公召公以此疑。范蠡子胥以此流。死生存亡。安危從此生矣。

齊有事人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遇故人於塗。故人

蓋臣國
視然不耻

曰。國不死乎。對曰。然。凡事人以爲利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曰。子尚可以見人乎。對曰。子以死爲顧。可以見人乎。

浮辭

空雄之遇秦趙。相與約。約曰。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居無幾何。秦興兵攻魏。

世辭
可得之弱
弱不助
之於強

趙欲救之。秦王不說。使人讓趙王曰。約曰。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趙因欲救之。此非約也。趙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告公孫龍。公孫龍曰。亦可以發使而讓秦王曰。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助趙。此非約也。

游辭

諸子書卷三

六品覽二

五

孔穿公孫龍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至於藏三牙。公孫龍言藏之三牙甚辯。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龍之言甚辯。孔穿曰。然。錢能令藏三牙矣。雖然。難言藏三牙之願。得有問於

君。謂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牙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也。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不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穿辯。惠子爲

魏惠王爲法。爲法已成。以示諸民。民人皆善之。獻

車輪公孫
龍言傳
之惠王

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剪翟剪曰。善也。惠王曰。可行耶。翟剪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剪對

孔子

曰。今舉大木者。前呼與謗。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言惠子之法。若鄭衛之音。但宜於衆人之平。於治國之法。未可用也。

不屈

魏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王固萬乘之主也，以國與人猶尚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貪爭之心愈甚也。

此下論字
惠王謂惠子曰：古之有國者，必賢者也。夫受而賢者，舜也是欲惠子之為舜也。夫辭而賢者，許由也是。惠子欲為許由也。傳而賢者，堯也是。惠王欲為堯也。堯舜許由之作，非獨傳舜而由辭也。他行稱此，今無其

他而欲為堯舜許由，故惠王布冠而拘于郵，惠子易衣而變冠乘輿而走，錢不出乎魏境。

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得而殺之，奚故為其害稼也？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惠子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相應。雖然，請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有操大築乎城上，或負薪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撥以善喻望者，其操表者

長利

妙

也。使工女化而為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為木，不能治木，使聖人化而為農夫，不能治農夫，施而治農夫者也。公何事比施於騰螟乎？

白圭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以彊，白圭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婦者，婦至，宜安衿煙視媚行。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入於門中，有欲陷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然而有大甚者。今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說有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不然。詩曰：惺惺君子，民之父母。父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婦乎？詩曰：惺惺新婦哉。

應言

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洎大鼎不宜烹，少洎之則焦而不熟，然而視之，鰕焉美無所可用。惠子之言，有似於此。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適為之饒，則莫宜之此鼎矣。白圭聞之曰：無所可用者，意者徒加其饒邪？

長利

〇〇

辛寬見魯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

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

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

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

地日削子孫彌殺辛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

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

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

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

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

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為無道哉小

人哉寬也今使燕爵為鴻鵠鳳凰慮則必不得矣其

所求者瓦之間隙屋之翳蔚也與一舉則有千里之

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愚厚之民其為賢者

慮亦猶此也固妄誹些豈不悲哉

戎夷遠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一人宿於郭

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

子活也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愛

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能與國

論亦正大

諸子集解卷一

章法句法

不肖

不肖

諸子集解卷一

不肖

九

士之衣哉戎夷太息嘆曰嗟乎道其不濟夫解衣與

知分

荆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有

兩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

兩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祛衣拔寶劍

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已余奚愛焉於

是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荆玉

聞之仕之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

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

召數

士尹池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壁於

前而不立也西家之牆徑其宮而止士尹池問

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執百也百乃難狀

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侍為執以食三世矣今徙之

是宋國之求執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

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庫。漵之經善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喪。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國攻之。其無効而爲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齊宣王爲太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累之三年而未能成。羣臣莫敢諫。王春居問於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樂爲輕。敢問荆國爲有主。王曰。爲無主。賢臣以千數而莫敢諫。敢問荆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今王爲太室。其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春居曰。臣請辟矣。趨而出。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晚也。寡人請今止之。遽召掌書曰。書之。寡人不肖而好爲太室。春子止寡人。箴諫不可不熟。莫敢諫。若非弗欲也。春居之所以欲之與人同。其所以入之與人異。宣王徵春居。幾爲天下笑矣。由是論之。失國之主。多如宣王然。忘在

乎無春君

趙簡子沈鬱微於河曰五嘗好聲色矣而微致之
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微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
矣而微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微未嘗進一
人也是長吾過而絀善也故若簡子者能後以理督
責於其臣矣

觀表

邱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
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邱成子自晉還過衛

不辭右宰穀臣其僕曰鄉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懼僉
侯濞過而弗辭侯何也重過爲樂邱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
我懼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之以璧
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信衛三十里聞
羣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哭
也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
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
財者其邱成子之謂乎邱成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
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

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諫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休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之曰竊觀公之志視舍天下若舍疑今去西河而位何也吳起雪泣而應之也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臣畢能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也不久矣言西河必亡魏	秦魏國從此削矣吳起果去魏入荆而西河畢入秦入於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以先見而泣也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氏相曰齒磨朝相頰子牙厲相	目衛忌相髭許鄒相腕授伐褐相曾管青相臍腕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相馬相人黃君相後相馬相人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以相者不同見馬之一微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微事與國皆有微機微事微機太主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自云也綠圖幡薄從此生矣	開春 開春始雷則發蟄動矣時雨降則草木育矣飲食居處適則九竅百節千脉皆通利矣王者厚其德積善
---	--	---	--

善而鳳皇聖人皆來至矣其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為稽矣周厲之難天子曠絕周無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謂矣以此言物之相應也故曰行也成也善說者亦然言盡理而得失利害定矣豈為一人言哉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羣臣多諫於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為人子者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	皆莫敢諫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渴山之尾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請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樂水見之見棺於是出而為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	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無嫌於欲變葬乎太子曰易日先王必欲少留而無社稷安豈肯也故使雨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
--	---	---	---

聚居患施

封人子高

三人皆能

以意移人

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不為意者差法文王也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葬日

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段喬為司空有一縣後

二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

曰唯先生能活臣父之死願委之先生封人子高曰

諾乃見段喬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曰美哉

城乎一大功矣子必有厚賞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

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封人子高出段喬

使人解其吏之束縛也而出之故曰封人子高為之

諸子忠節主奉

不日見三

中

言也使匿已之為而為也段喬聽而行之也匿已之

行而行也詭之行若此其精也封人子高可謂善詭

矣

察賢

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

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

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

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

期賢

妙品

簡喻深

今夫燭蟬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蠶

振其樹何益明火不獨在乎火在於闇當今之時世

闇甚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歸之也若

蟬之走明火也趙簡子晝居喟然太息曰異哉吾欲

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侍者曰以趙之大而伐衛之

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欲之請令伐之簡子曰不

如而言也衛有士十人於吾所吾乃且伐之十人者

其言不義也而我伐之是我為不義也故簡子之時

衛以十人者按趙之兵殺簡子之身衛可謂知用人

而無侵小奪弱之名

審為

身者所為也天下者所以為也審所以為而輕重得

矣今有人於此斷首以易冠殺身以易衣世必惑之

是何也冠所以飾首也衣所以飾身也殺所飾要所

以飾則不知所為矣世之走利有似於此危身傷生

刈頸斷頭以徇利則亦不知所為也

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

沉嘆
見莊子
三篇

之下。奈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也。詹子曰。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不能自勝其欲而強制之。操之愈急。則反傷其神矣。不如任之。以任神也。不能自勝而強不縱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再不能縱。又自勝一傷也。操之不能縱。又自勝一傷也。是謂重傷。

貴卒

無知殺義公。公子糾走魯。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君。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至。爭先入公家。管仲杆弓射小白中鉤。鮑叔御小白。僂管子以為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為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僂也。其智若鐵矢也。

疑似

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効人之子姪昆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効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曰。吾為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

彭此類以
見世至言
意謂則不
審察而等
其長短

曰。請是必夫奇鬼也。我國嘗聞之矣。明日端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旦之市而醉。其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遮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子者而殺其真子。夫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疑似之迹。不可不察也。舜為御。堯為左。禹為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奚故也。其知之審也。夫人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識之。知之審也。

壹行

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小弱而不可知。則強大疑之矣。人之情。不能愛其所疑。小弱而大不愛。則無以存。故不可知之道。王者行之廢。強大行之危。小弱行之滅。今行者見大樹。必解衣懸冠倚劍而寢。其下大樹。非人之情。親知交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陵上巨木。人以為期。易知故也。巨木人所同見也。期會其下蔭休之也。人之所

以乘船者。為其能浮。而不能沈也。世之所以賢君子者。為其能行義。而不能行邪。群也。夫天下之所惡。莫惡於不可知也。夫不可知。盜不與期。賊不與謀。又况

於欲成大功乎夫欲成大功今天下皆輕勸而助之必之士可知

求人

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孔子曰詩云無競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

過理

齊湣王亡君衛謂公王丹曰我何如主也王丹對曰王賢主也臣聞古人有辭天下而無恨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而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辨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滿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冊知寡人寡人自去國居衛也帶益三副矣

雍靈

齊王欲以淳于髡傳太子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大任也王不若擇國之長者而使之齊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

不自之主不自知不白

諸子學節主卷

古史二

大

齊宣王自供一笑

可笑

鐵

諸子學節主卷

古史二

主

生而有之也子爲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

齊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則彊者也其嘗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止關謂關半而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言九石之止也宣王之情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用九石豈不悲哉故亂國之主患存乎用三石爲九石也

不苟

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於前莫肯之爲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爲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爲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

贊能

孫叔敖沈尹筮相與友叔敖遊於郢三年盤問不知修行不聞沈尹筮謂孫叔敖曰說義以職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說義謂均子不如我也子何不歸耕乎吾將爲子游沈尹筮遊於郢五年荆王欲以爲令尹沈尹筮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

若也。荆王於是使人以王與迎叔教以為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此沈尹筮之力也。功無大乎進賢。

傳志

使獐疾走馬弗及至已而得者其時顧也。獐反。驥一日千里車輕也以重載則不能數里任重也賢者之舉事也不聞無功然而名不大立利不及世者愚不肖為之任也。

處方

凡為治必先定分同異之分貴賤之別長少之義此

軍事節要

卷之三

子

將在外
令有所不
受

先王之所慎而治亂之紀也。今天射者儀毫而失牆畫者謹髮而易貌言審本也。本不審雖堯舜不能以治。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荆。荆令唐雎將而拒之。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最起章子急戰其辭甚刻。章子對周最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於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與荆人夾泚水而軍。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荆人射之，水不可得近有芻水旁者，告齊侯者曰：水淺深易知，荆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侯者

載芻者與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以夜奄荆人之

所盛守。果殺唐雎。章子可謂知將分矣。韓昭釐侯出

戈，刺偏緩。昭釐侯居車上，謂其僕：刺不偏緩乎？其僕

曰：然。至舍，昭釐侯射鳥。其右攝其一，刺適之。昭釐侯

已射，駕而歸。上車，選間曰：鄉者刺偏緩，今適何也？其

右從後對曰：今者臣適之。昭釐侯至詰車，令各避舍。

故擅為妄意之道。雖當賢主不由也。今有人於此，擅

矯行，則免國家利，輕重則若衡石。為方圓則若規矩。

此則工矣。巧矣。而不足法。法也者，衆之所同也。賢不

軍事節要

卷之三

主

肖之所以其力也。謀出乎不可用，事出乎不可同。此為先王之所舍也。

慎小

賢主謹小物以論好惡。巨防容嬖而漂邑，殺人突洩一煙而焚宮，燒積將失一令而軍破，身死主過一言而國殘，名辱為後世笑。衛獻公戒孫林父，穽殖食公如囿，射鴻。二子待君日晏，公來不釋皮冠而見二子。二子不說，逐獻公。立公子黜，衛莊公欲逐石圃。登臺以望，見戎州而問知曰：我姬姓也，戎人安敢居國？便

士容

謂賢者志大而人君極之使小

請王品節王奉

— 2254100041

—

乎人矣。言豈足以諭之哉。此謂不言之言也。

客有見田駢者。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閑雅。辭令遜敏。田駢聽之。畢而辭之。客出。田駢送之以目。弟子謂田駢曰。客士歟。田駢曰。殆乎非士也。今者客所命。

歛士所術施也。士所身歛客所術施也。身歛謹審歛束也。術施恢

大矜泰也客殆乎非士也故火燭一隅則室偏無光骨節

蚤成空歎哭屢身必不長衆無謀方乞謹視見多故
不良志必不公不能立功奸得惡子國雖大不爲王

唐尚敵年爲史史者明習天文之官其故人謂唐尚願之以謂

史者明習
天文之官

其故人謂唐尚願之以謂

唐尚唐尚曰吾非不得爲史也羞而不爲也其故人
不信也及魏圍邯鄲唐尚說惠王而解之圍以與伯
陽伯陽姓名以其功讓
與伯陽而不居也其故人力信其羞爲史也居
有閒其故人爲其兄請唐尚曰魏君死吾將汝兄以
代之其故人反與再拜而信之夫可信而不信不可
信而信此愚者之患也

任地

后稷曰子能以窶爲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揖音葦補治也子能使吾土靖而齔浴土乎。子能使保溼

諸王忠節志卷

三才圖會

生

安地而處乎。子能使藿夷毋淫乎。子能使子之野盡

為冷風乎。冷風和風所以成穀子能使莖數節而莖堅乎。子能

使穗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園而薄糠乎。子能使米

多沃而食之彊乎。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

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

棘刺也言棘之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謂疆

也故欲急和二者之中乃能蘊穀

欲溼燥謂高明膜乾
上田棄苗下田棄畝五耕五

耕必審以盡其淳殖之度陰上必得大草不生又無

此直補農
后稷之語
太古之訓

螟域今茲美禾來茲美麥也茲年是以六尺之矩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剛也矩六尺其博八寸西之人謂之培謂之培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

間稼也以入苗間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地耕熟則肥肥即得較多不則瘠使苗堅而地隙

人耕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草端大月冬至後五旬

七日葛始生葛草也葛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傳曰上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獲大麥昔終也三葉

也是月之季枯死日苦菜死而資生也資生也而樹麻

此言農時

此言農時

此言農時

與菽此告民地實盡死凡草生藏日中出佛首生而

麥無葉凡草廢草也日中春分也麥草生而出也而

從事於蓄藏此告民矣麥畢也刈五時見生而樹

生見死而獲死五時五行生殺之時見生謂春夏種

也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天降四時地出稼穡自

有年瘞土無年瘞土瘞土日瘞年穀也有穀瘞土報

無失民時無使之治下知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

時而止利用之器有其時而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

其用曰半其功可使倍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

既往而慕之當時而薄之使其民而郊之郊之民既郊乃以良時慕此從事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民乃逾處種種禾不為種種重禾不為重晚熟為重是以粟少而失功

凡耕之道必始於壚壚地也為其寡澤而後枯言土燥

必厚其輶厚深也為其唯厚而及饑者饑或莊之堅者

耕之澤其輶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汗

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參發大剛小畝為青魚肚苗

此言農時

此言農時

此言農時

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

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無動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

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獲

種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留實

其為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得見風則儼儼高

培則拔培田也寒則雕雕不熱則修長一時而五六

死故不能為來來不俱生而俱死虛稼先死虛根

衆盜乃竊之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虛不實農夫知其

田之易也易治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疏希也不